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六十一回 莽將軍飛報凶信 仁慈主悔憶功臣

詩曰：前時發配大功臣，聞死方知悔恨心。

孰若當初讒弗聽，奸徒焉得遂謀心。

當時孟定國對著狄青屍首痛哭，單剩他一人。只因驛丞在外堂寫備文書，是以不在。只待文書送到上司，轉達代奏知天子，待狄青府太君親到看驗，然後收殮。有一眾徒犯聞知，眾人嘆息，說：「這位平西王千歲爺是個寬宏厚量之人，在此二三日我等也沾他恩典，賞賜銀子，因何只得一月餘就死了？豈不可惜此忠臣仁厚君子！」又有驛子前時一心想著狄爺的鋪蓋，待他起罪回朝之日，求千歲爺賞賜。今見狄爺死了，在驛丞跟前說聲：「老爺，小的在此五六年，跟隨老爺苦了五六年。如今小的求老爺開個恩。」驛丞說：「何事？」驛子說：「老爺，千歲爺未死，小的不敢說，如今千歲爺已死，小人才敢說。如今千歲爺這幾個衣箱，求老爺恩賜與小人罷。」驛丞喝聲：「狗才，我老爺尚且不想，你倒想起來，敢是做夢麼，還不快滾！」驛子諾諾應聲而退。一生想望已成空，不題驛子無味。

且說莽夫焦廷貴飛馬到了王城，是晨時了。下馬直進王府。天生他一副大喉嚨，大喊：「不好了，千歲死了！」踩開大步，直喊進九重王府，有眾家人男女嚇驚非小。此時太太正在思想孩兒不知是何病症：「若在家裡有人服侍，做娘時刻見面，如今病在驛站，叫我身心兩地不安，想必他自仗壯年健強，冒著風寒了。前日動身之時，老身原打發家將隨去服侍他，誰料他一個也不用，仍打發回來了，今已無人服侍，也不知驛官還在請醫生調理否？」太君正在思念孩兒，一聞焦廷貴叫喊進來，說聲：「不好了，千歲死了！」太太嚇得大驚，忙問道：「為何忽然死了？到底是何病症？」焦廷貴說：「毫無病恙，只因千歲在西邊殺死番將幾員，這些冤魂前來討命。」太君說：「何見得冤魂來討命？」焦廷貴道：「這是千歲自己說的，小將親眼見百多鬼魂，多是髮紅臉花的，在千歲房中，擁擠不開。小將趕了去，又復擁來。昨夜三更時，千歲大叫一聲『冤鬼來了！我命休矣』。當時氣絕身亡，這班冤鬼跟隨去了，我等沒有主張，特回報知。」太太一聞此言，說：「還有這等事情？」叫聲「我兒」登時發暈了，連人事不知。焦廷貴喚眾丫鬟，「你等快些喚醒大人，我往南清宮報信去也。」踩開大步，跑到南清宮報知，又跑往天波無佞府，飛報凶信。余太君與眾寡婦嘆息心忙，不在話下。

此時不道弄得狄母七死八活，就這南清宮太后苦切淒涼，潞花王大聲痛哭。想來真乃多謝這焦廷貴的美意，他又往一眾王侯大人等處飛報，各官員盡皆吃驚嘆恨。當時驛丞的文書未到，各官先曉，獨有國丈聞知快意無窮，滿心大悅。笑道：「那裡是什麼冤魂索命，明是王正把他弄死了。」大悅道：「老夫不可言而無信，打算一個七品官與他做罷。」

不說龐洪稱快，再說焦廷貴報信已完，也不回狄府看看那年高太太，思量又到遊龍驛去。快馬加鞭，不獨來往之人讓路，幾乎踏殺路上的小孩童。在著半途，與張忠相遇。一個來一個往，兩下各不交言，按下二人不說。

且說狄府眾丫鬟救醒了老太君，猶是哀哀大哭，說聲：「兒啊，為娘只道你些許小病，服藥調停就好了，誰料你一病而亡。若說冤魂討命，情或者有的，若在西邊殺人多少，所以冤魂報仇，大是難為。原乃奉旨征西，並不是你自己一心圖祭的。若是交兵不殺人，焉能得分勝負？早晚得今日，有冤討命之事，倒不如執田種地，母子苦守清貧，何為不美？何不勝似你枝葉青青早已被折。兒啊，想你空立汗馬功勞，不得衣錦榮歸，太平坐享，拋離白髮親娘，分拆少年妻子。想來目下少年媳婦不久到來了，只道夫妻敘會，婆媳團圓。豈知婦未到來，妻不見夫，子不見父了。豈不苦壞了女釵裙的麼？」這太太痛哭到傷心之處，一眾丫鬟也流淚，又見小將石玉聞知到來，看著太太，也是紛紛落淚。虎將含淚，只得解勸太太。

此時外邊又來了張忠，若問這幾位英雄，乃是狄爺的金蘭兄弟。所以王府內外，不通報就進去，就是太君房內，也走進去得。張忠本來不慌忙的，猶恐焦廷貴報知苦壞了太太，所以快馬趕來直進王府，滾下馬鞍踏步進來。只見太太哀哀大哭，石玉在此，滿面憂愁。數個丫鬟並眾婦女多是眼邊紅紅，張忠進來吩咐丫頭小使各各進去了，此時單剩他三人。張忠搖手說：「伯母休得傷懷，石賢弟不用心焦。」張忠就低聲說，把龐洪定要陷害之由，千歲依著師父之言細細說知。太太方住了哭，說道：「尚早知道王禪仙師法力。我兒可活得來，我何用苦楚。」張忠說聲：「伯母，這件事情，只可我們弟兄知道，他人洩漏不得的。所以千歲在焦廷貴跟前瞞過，他不明白，只道千歲真亡了，所以他星夜趕來報知。侄兒明知伯母心煩，也是即時趕來，說明原故的。」太君說：「賢侄，早間焦廷貴說了，嚇得我魂魄俱無，恨不得與兒同為一路，如今方得賢侄趕來說明。所恨者龐洪又用此毒計，仍要陷害我兒。」張忠說：「伯母啊，他在盛時之際，奈何他不得。」又說：「跑走路途，腹中飢餓得緊，拿飯來吃。」太太即吩咐丫鬟，備辦早膳，與張忠用過，又商量免驗自行收殮的話。

石玉說：「大哥，你且去問問包公，他主意如何？」張忠應諾，即日至包府。見過包爺說即要自己收殮之言，包爺說道：「徒犯死了，也要相驗，何況狄千歲！因何要免驗，這斷然不得。而且龐洪正與他作對時，如若不驗，倘有情弊誰人知道？」包公如此分說，張忠無言可答，無奈只得轉歸王府，回復太君。前時發配狄青時，乃包公作主，出文書書起解的，所以今日驛丞文書，原是回復包公當是。包爺即日奏知聖上，請旨定奪，差官看驗，仁宗看了本意，大驚，嘆聲：「可惜他一員少年虎將，征復得西邊未久，不能安享太平，伴佐寡人。」說完，龍目滾滾下淚。回想前時，將他處斬，不過一時觸怒，幸虧得母后救了他，另因他把朕頂衝，問個徒罪之名，遮臉之羞，原在三五月間就要赦他進朝，豈知有冤魂索命之事，今日身亡，大約安排定數。若說這仁宗天子，原是個仁慈之君，從前把平西王押出斬首，乃一時之氣，如今氣平了，心中分分追悔。說三五月就赦他回朝，豈知今日狄青一死，龍心傷感，即批本傳旨，狄青身亡，諒必情真，不必相驗了。著令龐國丈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員代朕設祭。此時天子思批下來，有龐洪心中想道：「聖上真乃仁慈之君，到底不忘他的汗馬功勞。」此時無奈，只得尊旨。邀同二品以上文武各官員齊往遊龍驛祭奠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狄府太君對張忠說：「若是我兒真死，老身不必到驛中去。但是今日要掩人耳目，必然我親到，在此收殮方才妥當。」張忠稱言有理，即忙備轎。老太君也穿了素服，四個丫頭也乘了轎。且說太君坐在轎中思量：「這王禪老祖，許多神通妙法，何不把龐洪作算也好，因何要我兒詐死起來。倘若真的死了，如何是好？」一路度量，只且放心不下，一程到了遊龍驛中。王驛丞恭身迎接。焦廷貴見了太太，即引他直進房中。太太到了床前，把孩兒一看，見他面色不過如常一般，只少了鼻中一息之氣，將手臂撫他身體，猶如冰冷，太太見了倒覺心疑。正是：

老祖靈丹須妙用，為親心事尚慌忙。